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嘉其來將禄

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

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
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
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
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
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
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

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

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齊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

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漼而南民居其衝水捍暴而岸善崩然

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葢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强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醸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辯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

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邉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辟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葢賴而活

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其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

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旣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一作於字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辛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揭于隧以表見于世者

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揭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揭者無以加焉

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
餘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
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温仁必
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
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
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

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鹿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鹿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

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

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子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廬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一作云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

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賔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喀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病少間輙亦從諸君飲酒諸

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

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襃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

子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

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儒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禄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縣大族君諱其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

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材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

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

州之郥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隂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

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
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
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
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
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
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
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
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

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録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

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

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竒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頼之

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無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

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文忠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黄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

丁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輙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户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

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其家者欲自免也其家誠寃君即日出其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歳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

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

政行於民是逹也祭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實從武進其居與龔

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歷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葢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徳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徳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實七世

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葢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其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瘥然不能勝人事者葢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

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為
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
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
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
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

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

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

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戸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廵檢泰州鹽塲漳州

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别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

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户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盖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横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歴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

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葢古之為子者禄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

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

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

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

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旦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埴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

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

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

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

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徳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

千二百户修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税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内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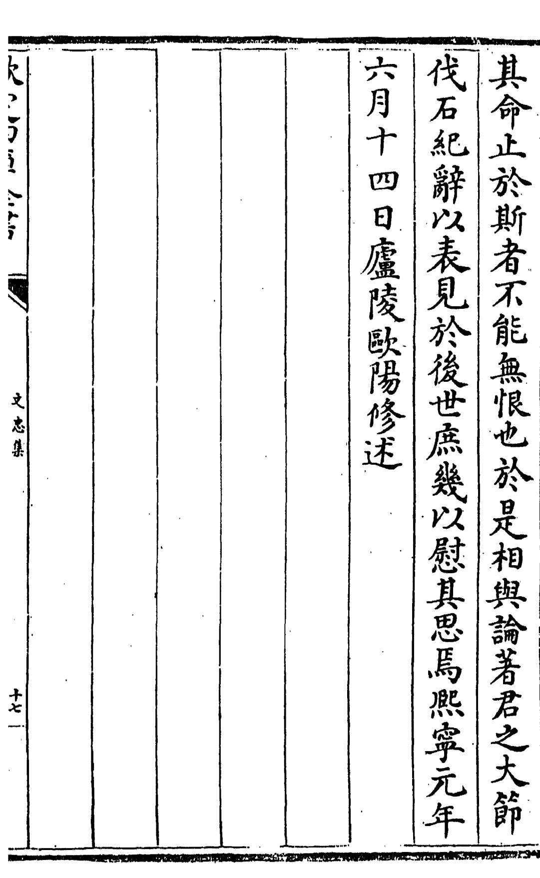
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
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
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
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
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
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
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
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鄞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

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劇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葢其召自諸豎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乗不備陷邕州殺

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為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

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

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曽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



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文忠集卷二十五

文忠集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

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科以材敏稱於當世

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

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録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

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思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煌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輿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輿在子與孫一作在於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戸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之别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髙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歴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閒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

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姑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
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
丁夘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已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
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
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髙
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
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
賔客之甍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

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葢甞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

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

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於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臨

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

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覈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歳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纚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椸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嘉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

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意公之事何多與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銘曰九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

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曽王父贈太保諱其大王父贈太傅諱其王

父殿中丞贈太師諱其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
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
巳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
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
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
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
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
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巳成書活寃

者四人從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
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
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
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
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
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
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
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

陜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戸部員外郎
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𣑽其三堰以
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
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户部副
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
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
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

止多不遜以為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决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譖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幷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歉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罷敭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夷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

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闕）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媼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

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逄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

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輙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邉吏得諜者言契丹欲弃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

后欲服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斂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㣲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

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一作二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

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

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

大政不撓不牵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

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

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傌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

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東嵗大饑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頼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兾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禄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

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
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
丞通判陜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
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㓜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
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
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
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
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文忠集卷二十六

文忠集卷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户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

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令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已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

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鋭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四裔攻四裔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

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茍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

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州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

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

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為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

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寳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

安鄉西山里

銘曰

士之所難有藴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禄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蕭無夫人字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

之室為第三子於修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馬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

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

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輙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為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

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悍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傭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字）于

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决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本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决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

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怨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

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溥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遣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期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

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其年

其月其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字）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歷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

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

大公門刱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眜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

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巳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巳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曽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曽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

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郛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

果決平居酒半脱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

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一有且字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

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徒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一作壟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遭焚逃藏脱亂僅傳存一作得衆說乘之汨其原迂怪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

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
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溥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
文

文忠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

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㓜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甞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

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

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

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

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一作予時

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竒矣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仕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顔色憔悴初不可識及而握手嘘嚱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

遇之于鄧閒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辨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

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溫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塟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閴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曽不及犀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

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

一有鄧毅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輙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絶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

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盖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吏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用轂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曽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導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

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

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

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

爲殿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

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

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瑩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其人之孫其人之女再娶王氏其人之孫其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絶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

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

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絶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吕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吕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

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溙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鬬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

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輙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之禄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章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

為政禄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部工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閭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茍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為

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

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將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

要害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計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一作未）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

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文忠集卷二十八